



冰点特稿第1231期

拉面热了，拉面凉了



上图 程运付在 面哥大舞台上唱歌。 右上：7月12日，一名主播抱着另一位主播的孩子在直播 拉面哥。 右下：梁邱镇党委工作人员查获的私自制作的 杨树行村两委 牌子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/摄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/摄 受访者供图



钱吧，咱都不好意思。3元只是素面，配菜有4元一份的肉、1元一份的豆干。

每天早上4点多，程运付和妻子起床，生炉子，搬面，切肉，煮鸡蛋，用水桶准备水。早上5点多天没亮，程运付开着小货车赶集。生意好的时候，程运付一天要用20多个面团、600多碗拉面。儿子六七岁起，就会一早被从床上提溜起来去赶集，帮忙，捡个碗、刷刷盘子。他们的货车开到报废，一直没舍得换新的。

走红后，他无法再去集市上，改为在家门口摆摊。3月6日起，他每天中午出摊。一中午卖出去的拉面相当于以前一天的量，主顾变成网络主播和来看热闹的老百姓。不同的是，做拉面时，他的面前有一道栅栏，架着一排排手机，身后还有主播不断上台表演才艺。他正对面的位置是主播们的必争之地。记者在这里采访中的一天，因为争抢位置，两名女主播拳打脚踢，一人被打哭后，跑到一边直播。

他出摊前，依附于他的热度的主播们，会帮忙洗碗、搬炉子、抬面。他家门口的土坡被叫做“面哥大舞台”，主播们和程运付在上面铺了地砖，铺上红地毯，上面搭了两层楼高的遮阳篷。

程运付不是第一次被外人拍摄。他猜测人们之所以喜欢拍自己，可能是因为自己甩拉面的动作比较好看。大约四五年前，一些摄影爱好者就注意到了程运付。这些人多是城里退休的老年人。

那时，程运付听说，眼前的一个长焦镜头价格，能顶几千碗拉面，问他们要干什么。摄影“参展”！程运付记得对方回答，程运付甩拉面时大开大合，双肩耸动，多年的肌肉记忆使他无须盯着面团，可以一边跟人聊天一边甩面，十五六斤重的面团在他的手里伸长甩细，时不时“啪”一声击打在案板上。

看到那些摄影作品，他发现自己镜头里，手里是拉面，身上也是面，人又黑、面又白，就跟老头一样。

他们是喜欢看我“太老了”，其实那时候也就30多岁，显得沧桑。他说。此事对他的影响是，他也成了一名摄影爱好者。

妻子胡立荣记得，买相机这事丈夫提了好几年，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地攒钱。丈夫的一句话让她记到现在，他说，可以用光留住时间。

2017年，他们买了一台上万元的单反相机。疼死了。程运付提起这件事说。妻子成为他镜头下的主要模特。她解下围裙，换上裙子，走在绿竹下，或者站在荷花前，等待程运付按下快门。

程运付还拍了许多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。正在擦汗的环卫工，汗水浸透衣背的修路工，停车场外打盹儿的水果摊贩，还有外卖小哥匆匆而过的背影。

2020年6月起，一名叫“我的农村梦”的博主开始跟拍程运付，发了30余条视频。内容包含3元拉面、82年沧桑拉面哥，以及反映他感恩老婆等内容。不过，这些视频都反响一般。

直到2月23日，程运付突然火了，热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新冠肺炎疫情前，整个临沂市规模最大的活动是5年前的全市运动会，开幕式有1万多人。但是，这个数字还赶不上3月份杨树行村每天的客流量。

当地政府最担心人员聚集可能带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风险。上级单位支援给杨树行一台门框式红外测温仪。测温仪

的数据结合人工统计显示，3月12日至13日为客流高峰，最多一天有5.2万余人。3月至4月的日均到村人数，节假日有2万余人，工作日为1万余人。

杨树行村沿马蹄河两岸呈鱼刺状分布，沿着这条河，一条3.5米宽的水泥路穿村而过。据一名在现场指挥的警察回忆，拥堵最严重的时候，从村里一直到镇上的路口，堵车路段长达5公里，在物理上已经不具备人员流动的客观条件，真的是被人塞死了。

一位孕妇堵在路上，打了110，听110转述，报警人说孩子要憋死了，警察和护士挤过去，发现虚惊一场。产妇生完孩子想回家，堵在路上，不敢给初生儿吹空调，十分焦虑。家属表示要投诉交警不作为。警察无奈地说：你看现在警察都在，交警也在，走不动真的没办法，只能现场等着。

活人还挡住了死者，马蹄河村一位老人去世后走了半个小时。三四月正值春耕，也是村民给果树施肥的时节。马蹄河村支书李明说，种地的肥料运不出去，养殖户的饲料运不进来。许多村民找他想办法解决，只有一个办法：等凌晨人群散了以后，再运。

据梁邱镇镇政府介绍，半年下来，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。为了修路、建停车场、维持秩序、打扫卫生，马蹄河村也花了不少钱。

梁邱镇属于沂蒙山区超过10万人的大镇，贫困人口一度占全县扶贫人口的30%。对当地来说客流量的提高喜忧参半。

人最多时，镇里和县里的宾馆生意兴隆。很多村民将自家房屋改造成简易民宿，接待游客，住进了大量无法核对身份的流动人员，公安部门排查后，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。

过去半年里，杨树行村发生了3起强奸、持刀伤人等刑事案件，均是外来人员作案。

其中一起风波中，一名扮演“猪八戒”的网络主播，在程运付家门口拉住一名女主播的手摩挲，被女主播的丈夫当场用美工刀划伤眼部、颈部和肩部，紧急送往医院抢救。

由于一份调研分析报告中，费县警方总结，在外来人员流量大、人员成分复杂，部分自媒体从业者、游客法制观念淡薄，面子意识强烈，思考处理问题简单，由此引发的各类警情多发高发。因争摊位、争停车位、争直播位置等相邻关系而引起的纠纷经常发生，并伴有斗殴、伤害等情节，有的甚至出现采用暴力手段砸车、砸摊位等。

村支书李明强调，村民淳朴、善良，平时别说话打架斗殴，吵架的人很少。半年来，一些村民以“杨树行某某”等名义开通直播。杨树行有个老人，以“杨树行老村长”名义在网上出现，但是李明明发现那人一天也没当过，后来才明白那人设。

4 面对这波热度，很多人从中发现了机会。这其中，费县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络主播“黄二蛋”捷足先登。他是一名90后年轻人。程运付走红2天后，就签了一份甲乙丙合作协议。甲方是程运付，乙方是“黄二蛋”，丙方是最早拍摄程运付的博主“我的农村梦”。

黄二蛋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，他和程运付早就认识，常去喝拉面。3人在协议中约定，从2021年2月25日起3年内，三方共同开拓程运付抖音、快手及所有短视频平台账号，本着做大做好原则，分工。程运付负责做拉面，我的农村梦负责拍摄，黄二蛋负责运营。

协议中规定，程运付对后两者有一票否决权，所有平台的利润分成由程运付50%，后两者各占25%。

所有收益必须汇入甲方指定账号，由甲方主导资金分配。黄二蛋回忆，这条是程运付提出加上的。对于这次签约，程运付受访时不愿多提。他说，黄二蛋说给俺打工，但是一分钱没给俺，也没能挣多少钱。

程运付还说，自己只在协议上写了姓名和身份证号，其余都是黄二蛋写的。黄二蛋告诉记者，当时参考其个人账号的粉丝量和收入，预估第一年程运付月收入能达到20万到40万元，收入来自直播打赏、广告和个人品牌代言等。

黄二蛋记得，一家短视频平台的工作人员说，他们想利用程运付吸引一批农村用户。之前某个大网红是从他们平台捧红的，最终被对家签走，这次一定要拿下拉面哥。

4天半之后，黄二蛋和我的农村梦发现无法登录程运付的账号。他们随后收到程运付要求解约的信息。这场短暂的合约只发布了3条视频。黄二蛋强调自己已支出3.8万元，他雇了8个人，帮助程运付维持秩序、开车和打杂。

程运付向镇政府反映，他被胁迫签约，希望政府出面调解。黄二蛋拿出了签约时的监控视频。画面显示，谈判的三人未发生争执，程运付的表情轻松、高兴。

程运付被两位合作者起诉。诉讼正在进行之中。

不过，程运付在镜头前哭诉自己被套路，那份三方合作协议泄露到网上，他的支持者按图索骥找到黄二蛋的账号。黄二蛋的手机号、姓名和住址也遭泄露。有人向他家寄了花圈。他开直播卖水果时，遇到了恶意下单和恶意退货。

5 梁邱镇党委书记刘金山记得，元宵节后，被网络主播围困的程运付躲到哥哥家里那天，自己赶到县城去找他，看到他瘫在椅子上，两眼发直盯着墙角，说话时捂着脸呜呜地哭。

很脆弱，很憔悴，别把人折磨死了。刘金山当时感觉，这个人精神快崩溃了。他告诉程运付，如此庞大的人流，再加上疫情防控压力，镇里难以应付，随时可能出大事。

费县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段晓莉也约程运付见面，在村办公室和他谈了一个小时，询问其真实想法，程告诉她，我想在家门口摆摊拉面。

程运付说，我对拉面有感情，我舍不得扔掉。他表示，依然想赶大集、卖拉面。刘金山给程运付出了三个主意，第一是哪里也别去，在家待着，以静制动；第二是找个地方出去拉面；第三出去旅游，避开高峰。

程运付选择了第二条路。当地党委、政府分析了几次网红现象，包括四川理塘县的丁真、上海流浪大师沈巍等走红的案例，打算把拉面哥对接到当地国营景区，既解决了程运付做拉面、接待游客的场地问题，又能减轻杨树行村游客超载的压力，还能带动旅游业，是一举多赢，总前提是尊重程运付的个人意愿。

当时，山东省内多家景区发出邀请，希望拉面哥入驻。刘金山首先联系了当地天蒙山景区。

3月17日深夜，天蒙山景区运营公司一个小组赶到梁邱镇与程运付商谈。程运付希望能管吃管住，并解决孩子转学问题。

天蒙山方面答应解决吃住，提供一套员工套房供他们住宿，并把景区内一座小院给程运付制作拉面使用，并承诺可以解决程运付提出的加分。

刘金山联系了县教育部门和相关学校，沟通解决程运付儿子的转学问题。在镇政府保留的文字材料中，程运付一方陆续提出工资保底收入、公司撤回家探亲、夫妻及随从共8人成为国企员工、景区每月收入如超出历年平均值要有分成等条件。

后两个条件，使景区的人感到为难。程运付解释，他拉面需要人帮忙。景区答应了这一条，但提出，这些人不一定都去帮忙做拉面，比如他哥以前开大车的，可以在景区开车运送游客，按岗位计算工资。

景区收入比例分成，指的是拉面哥入驻后，天蒙山景区门票收入如果超过历年平均值，超出部分应按一定比例分给程运付。这一条，景区没有答应。他们表示，此项涉及国有资产分配管理，景区没有权限。但景区方面补充说，在抖音、快手等平台，程运付可以正常开直播，景区不干涉，直播打赏、广告等收入都可以归程运付所有。

程运付一方表示，回去考虑后再答复。刘金山认为，这个方案对程运付是最优的。

不过，景区运营公司没有等到回复，再次看到这件事，是在一篇新闻中。程运付把谈判内容透露给了媒体，称刘金山提出两个方案：第一，到天蒙山拉拉面，每个月薪资3000元；第二，200碗以内的利润归天蒙山景区，200碗以外的利润归程运付。

之前的商谈，在其他媒体传播中变成拉面哥被政府多次约谈，以及政府强制拉面哥到外地景区摆摊。

对此，程运付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，是媒体报道有误。他解释说，亲戚们只是想去帮帮忙，去卖拉面。

他的姐夫张廷强说，当时没同意上天蒙山，是因为程运付一开始流量比较大、人气比较高，本村村民希望他能建设好新农村，不想让他走。（程运付）还是想建设自己家乡。

程运付走红后，粉丝们在微信、快手上建群，自称“面粉”。媒体报道后，面粉的矛头对准梁邱镇政府。刘金山有一次到杨树行村，被现场拍摄视频的面粉们发现。在一条视频中，刘金山和程运付握了一下手甩开了他。这个甩手的动作被解读为“不尊重”，彻底激怒了面粉。

程运付对此最直接的感受是恐惧。最初，他选择闭门不出。有人砸门，或者朝他家院子扔砖头。

对这一切的起因，他所知不多。在此之前，他和妻子共用一部手机、一个手机卡和一个微信。过去17年，他们主要以在农村集市上卖拉面为生。

今年2月23日，一名叫彭佳佳的美食博主，在集市上见到了程运付。她将把这个肤色黧黑、头发蓬乱、比实际年龄老很多的拉面摊主作为拍摄对象。

在视频里，彭佳佳称自己来自安徽，问程运付安徽省的你到山东来你咋招待？程运付顺口回答：不管你是什么地方，你只要来到我们山东就是一家人。他还介绍说，自己的一碗面只卖3元，不想涨价，让兄弟爷们儿都能吃得起。

彭佳佳剪辑发布了两条短视频。在短视频平台，程运付朴实的回答、显老相貌，还有他摊位上号称3元一碗、15年不涨价的拉面，忽然引起了注意。

程运付记得，过了十来分钟，彭佳佳在集市上转了一圈，又回来拍自己。

当时，这名博主处于点击量飞速上涨的兴奋中，程运付记得她声音有些颤抖。现在你这两个视频点击量很高。彭佳佳说。

程运付不太懂，问是什么意思。彭佳佳解释，就是看的人多。这个有什么看头？程运付说，我觉得没什么看头。

两条先后发出的视频，在短视频平台快手的点击量分别超过300万次和400万次。在抖音上，临沂大哥卖3元拉面多年未涨价，登上热搜第一，短视频播放量超过两亿。

在网上，程运付被称为“拉面哥”。然后，现实世界的看客来了。

2 杨树行村属于梁邱镇马蹄河村的一个自然村，种植苹果、桃子、板栗、花生、地瓜等农作物。人多地少，村民农闲时到县城打工。一些村民用了很长时间，才弄明白什么是网络直播。这些人对着手机又哭又笑，又唱又跳。有人来到村里，宣布要卖身葬父，还有人躺在担架或坐在轮椅上，无一例外，他们都集中在镜头前表现自己。

一位村民关注了一个拥有几十万粉丝的女主播，发现她今天叫这个人老公、明天叫另一个人老公，过了几天，抱着村里的孩子对着手机说，这是自己的儿子。

还有一个年轻人跪倒在程运付门口，声称要拜师，遭到拒绝后，此人带着一支乐队，敲锣打鼓出现在200多公里外的单县，要拜山东歌手“大衣哥”朱之文为师。

堵在门口的主播们，期待新的现象级网红“拉面哥”能出现在自己的镜头里。看到家门口的热闹场景，程运付感到不舒服，他说，他们吆二喊三的，把人的（的）钱哄来了，等人反应过来，我觉得人心里也不舒服。

在村里几位老人眼里，程运付老实巴交，早出晚归赶集，平时很少见面。他初中学历，17岁出去打工，后来在集市上摆小吃摊。2007年，他托亲戚找到费县的拉面馆老板李庄儒，学了3个月的拉面手艺。出师后，他摆起了拉面摊。近14年，他的拉面价格保持在每碗3元。

程运付说，这期间曾短期涨到过4元一碗，但他又把价格降了下来，多要一块

么的，后面他就拼起来，京东家电什么玩意儿。他听说，这个主播靠这条广告赚到了钱。

太能了。程运付惊讶，他第一次知道网络真的能挣到钱。至今，植入他口播广告的视频仍挂在那位主播的抖音账号上，点赞超过235万次。

费县网信办工作人员曹振山在杨树行村值守了两个多月。据他观察，拉面哥家门口，有从外地过来本身拥有几十万上百万粉丝的主播，也有本地或外地人发现有利可图投身直播行业没多久的小主播。其中一名主播吴海燕，是一名90后，老家在杨树行村。程运付走红后，她在外打工的父母看到商机，回村摆摊卖水饺。包饺子的吴海燕因皮肤白皙、面容姣好，被网络主播们称为“饺子西施”。她注册的账号最初叫“杨树行的姑娘”，后来改名“饺子妹”。在当地人看来，吴海燕是唯一一个在这次“拉面哥”事件中走红的“小网红”。但是从4月份起，吴海燕收到许多面粉的谩骂，给她起绰号“心机饺”，骂她蹭流量。她的哥哥也收到程运付发来的短信，告诉你妹妹直播时间不要提我，后果自负。

程运付对这件事说：“饺子妹”蹭流量蹭得太狠了，炒得太厉害了，老炒作我，我没有的事都胡说八道的，以前我都不认识她。现在，程运付对当年的拉面师傅李庄儒也是他的反对者之一。程运付在早期的视频中曾说，师父人很好，学拉面期间管吃管住不收学费，提到师父靠卖拉面一年四套房，后来媒体报道时称，师父想让他为自家的鸡爪厂代言。

李庄儒希望程运付发视频澄清，因为他名下只有一套房子，也从未想让程运付为鸡爪厂代言。

一些面粉跑到李庄儒拉面馆，坐下午3元拉面，指责他这些年靠卖拉面挣黑心钱买楼。李庄儒解释，他们在县城租房开店，3元成本都不够。他的拉面最便宜的是6元一碗。

程运付曾向他打电话道歉，表示原意是在夸师父有本事，但迟迟未发视频解释。最终，李庄儒等来一个回应，程运付表示，允许让师傅的儿子拿着手机到门口直播。

很简单，我出名了，他想借热度。程运付对记者这样解释。

他与当初“拍火”他的彭佳佳也翻脸了。刚走红时，他曾称赞佳佳是上天派来辅助我的。

根据程运付的观察，家门口那些主播，在他不出现的时候，直播间人气很低，他一出来，立马人气上升。我不想让这些主播照（我），照了人气就上来了，就有人给他们刷礼物。刷礼物，是主播获取收益的一种方式。

程运付最初并不相信直播能挣到钱。他看到家附近的停车场停着几辆宝马、奔驰，原以为是游客开的，后来听说这些都是网络主播的车。

他们绝对是在挣钱的，不然为啥赖着不走？一名在杨树行村售卖气球的年轻人说。他原先在山东泰安开小吃店，生意不太好，听说拉面哥这里直播直播，便把店面盘了出去，拿着手机来直播。

他认为自己来晚了，没赶上流量高峰，没挣到什么钱。他运气也差，刚开播一周因拍了违反平台规定的段子，被封禁一个月。他批发了气球在村里兜售，想等禁个月解禁，从此投身直播行业，比做小买卖强。

对当地来说，拉面哥的热度带来的挑战表现在很多方面。面粉大舞台的才艺节目就引起了争议。

在一些短视频里，村里的孩子被浓妆女主播抱在怀里当作直播“道具”。一些女主播在不直播程运付时，围着村里的老人跳他们难以接受的艳舞。

梁邱镇派出所不断接到居民关于噪音扰民的投诉。费县多个部门接到举报，低俗表演的电话。

太低俗了，扭屁股那个。程运付刚开始也接受了台上的节目。

兄弟你发现没，我从来不让我儿子出现在这里。他对记者说。

这是他的底线，绝不让上初中的儿子在家门口看表演，也绝不允许他出现在直播画面里。

他曾向政府部门承诺，整顿好门前的表演。在一条短视频里，他告诫在场的直播：所有才艺直播，明天开始，全部按节目单，如果不进节目单的，一律不让上台，我做到做到，不管谁，你可以留，我可以走，我不在乎，你是来维护我的，还是来拆我的？

段晓莉曾到现场暗访，看到一个女主播在跳舞时突然做出不堪入目的举动，连忙拉过旁边一个孩子，她怕脏了孩子的眼。

县里部署文旅、网信部门，约谈主播、制止相关低俗表演。她兼任费县教育工委副书记，要求全县中小学校长约束学生不得到这里看演出。

一位参加约谈的县政府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，主播们对约谈并不在意。低俗表演是一个宽泛的概念，没有办法作出具体定义。

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公安部门，现场直播并不放在眼里。道理很简单，举着手机直播犯法吗？一名主播说。

警方到杨树行村出警，警笛声引起主播们的不满，因为短视频平台规定，如果识别现场有警笛声，直播会自动中断。

一名警察记得，几个主播围住警车说，没有警情你们拉警笛，投诉你们！

费县的政府工作人员曾以个人名义向短视频平台举报，并向平台方寄送公函。收效甚微，人家大平台哪会理我们？

在他们眼里，平台才能够制约主播，作品下架、禁言、停止直播权限、封号这些措施都是职业主播的“生命线”。

在县网信办工作的曹振山曾经开通短视频账号，同事们给他打赏36元，被平台拿走18元。他说，职业主播的收入和平台按比例分成，他们才是利益共同体，主播只是平台的“提线木偶”。

程运付把自己比喻成一块肉，谁都想啃一口。不过，他的反对者形容，程运付是一只发现了肉骨头的狗，拼命捂着护着，不让别的狗看也怕别的狗叼走。

他记得，2月21日，在他走红前，有一名网络主播让他跟着学句话。他说京我就说京，他说东我就说东，又说了家什

6

程运付把自己比喻成一块肉，谁都想啃一口。不过，他的反对者形容，程运付是一只发现了肉骨头的狗，拼命捂着护着，不让别的狗看也怕别的狗叼走。

他记得，2月21日，在他走红前，有一名网络主播让他跟着学句话。他说京我就说京，他说东我就说东，又说了家什